

高等学校文科教材

# 外国文学作品选

第二卷

周煦良主编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高等学校文科教材

# 外国文学作品选

第二卷 近代部分(上)

编选者

周煦良(主编)

朱 雯 孙家晋 倪蕊琴  
任孟昭 冯增义 金留春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
**外国文学作品选**  
第二卷 近代部分(上)  
周煦良等编选

---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
上海延安中路967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1.5 字数 514,000  
1979年11月新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140,000册  
(原上海文艺版)

书号: 10188·83 定价: 2.10元

# 目 录

## 第二卷 近代部分(上)

### 意 大 利

- 卜迦丘 《十日谈》(“第一天故事第一”“第四天故事第一”) . . . . . 1

### 西 班 牙

- 塞万提斯 《堂吉诃德》(第一部第八章,第二部第五章、第八章) . . . . . 25

- 维迦 《羊泉村》(第一、三幕片断) . . . . . 48

### 法 国

- 拉伯雷 《高康大与胖大官儿》(第一部第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  
四十、五十四、五十七章片断) . . . . . 73

### 英 国

- 乔叟 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(“总引”“巴斯妇的开场语”片断) . . . . . 88

- 莎士比亚 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(第二幕片断) . . . . . 99

- 《如愿》(第三、五幕片断) . . . . . 112

- 《哈姆雷特》(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幕片断) . . . . . 128

- 十四行诗选及短诗选 . . . . . 141

### 法 国

- 高乃依 《熙德》(第一、三幕片断) . . . . . 157

- 拉辛 《费德尔》(第一、二幕片断) . . . . . 171

- 莫里哀 《达尔杜弗》(第一、三、四幕片断) . . . . . 186

- 《吝嗇鬼》(第二、三、四幕片断) . . . . . 201

### 英 国

- 弥尔顿 《失乐园》(“撒旦在地狱”) . . . . . 217

- 《力士参孙》片断 . . . . . 226

菲尔丁	《汤姆·琼斯》(“主角汤姆·琼斯”“肖、斯两先生” “两个孩子打架”“两种不同的看法”) . . . . .	240
-----	---	-----

## 法 国

伏尔泰	《老实人》(第十七、十八章) . . . . .	253
卢梭	《忏悔录》(“《民约论》的产生”) . . . . .	263
	《新爱洛绮斯》(“离别”“游湖”) . . . . .	268

## 德 国

歌德	《浮士德》(第一部“城门之前”“书斋”、第二部“宫中广大的前 庭”片断) . . . . .	284
	抒情诗选 . . . . .	308
席勒	《阴谋和爱情》(第二、五幕片断) . . . . .	315
海涅	《德国——一个冬天的童话》(第一、十六章) . . . . .	333
	诗选 . . . . .	344

## 英 国

彭斯	诗选 . . . . .	358
奥斯丁	《傲慢与偏见》(第十九、三十四、五十六、五十八章片断) . . . . .	379
司各特	《艾文荷》(“绿林汉百步穿杨”“犹太女铁窗观战”) . . . . .	404
拜伦	抒情诗选 . . . . .	420
	《恰尔德·哈洛尔德游记》(第一、二、四章片断) . . . . .	431
	《唐璜》(“哀希腊”“滑铁卢前夜”) . . . . .	448
雪莱	诗选 . . . . .	457
	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(第一、二幕片断) . . . . .	475

## 法 国

贝朗瑞	诗选 . . . . .	483
雨果	《巴黎圣母院》(第十一卷一、二片断) . . . . .	497
	《悲惨世界》(第一部第五卷、第四部第十四卷、第五部第一卷 片断) . . . . .	513
	诗选 . . . . .	536
乔治·桑	《安吉堡的磨工》(“第一天”片断) . . . . .	546

波 兰

- 密茨凯维支 诗选 . . . . . 560  
《先人祭》(第一幕第一、二场片断) . . . . . 571

匈 牙 利

- 裴多菲 诗选 . . . . . 599

俄 国

- 普希金 诗选 . . . . . 620  
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(第一、二、三、八章,“奥涅金的  
旅行的片断”等片断) . . . . . 633  
莱蒙托夫 诗选 . . . . . 655  
《当代英雄》(“毕巧林日记·梅丽公爵小姐”片断) . . . . 662

日 本

- 松尾芭蕉 俳句选 . . . . . 677

## 卜 迦 丘

(1313—1375)

乔凡尼·卜迦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作家。父亲是佛罗倫薩商人。卜迦丘从小就热爱诗歌，熟讀維吉尔、奥維德和西塞祿的作品，后来又結識了許多人文主义学者。

卜迦丘所生活的时代，正是文艺复兴的初期。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出現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早，他們跟封建贵族和僧侶階級之間的斗争特別激烈，經歷的时间也最长。在政治上，卜迦丘是当时共和政体的拥护者、封建专制制度的敌人。他曾参加过佛罗倫薩的一个行会，执行共和国复杂的外交任务。

卜迦丘用拉丁文写了許多科学著作，都是論述古希腊、羅馬文化方面的問題，这在反对中世紀世界觀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他用了二十多年工夫写成《諸神的家譜》，力图揭示神話的现实基础。

卜迦丘的主要創作是用“俗語”写的。他早期的文艺作品就已經反映了新的人文主义观点，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希腊、羅馬傳說，一般都歌頌人間的愛情与欢乐。例如，1338年开始写的长篇小说《菲洛哥罗》，叙述一个青年异教徒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的恋爱史；长詩《泰薩依德》(1339)中比較优美的章节是叙述两个青年朋友的愛情与友誼的美丽故事；长詩《斐拉斯特洛》(1340)讲一个特洛伊战士和希腊女俘虏的愛情故事；《愛情的幻影》(1342)在結構与形式上与但丁的《神曲》有类似之处，但它却展示了现实生活的美，歌頌科学与艺术，歌頌愛情的欢乐；长

篇小說《菲亞美達》(1345)表現了更多的面向現實生活的傾向，是一本描寫一個婦女不幸的愛的書。這些作品在當時都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，但比起作者的巨作《十日談》來，顯然都是次要的。

《十日談》大約寫成於1348—1353年間。全書共有一百篇故事。說故事的是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七個年輕女子和三個青年。他們為了逃避1348年的大瘟疫，住在佛羅倫薩城外的一座莊園里，每天講十個故事，在十天中輪流講完了這一百篇故事，故名《十日談》。其中好多天里所講的故事都能各自構成一個具有中心思想的單元。這部作品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封建等級制度，大膽地歌頌愛情，提倡男女平等，抨擊以金錢、門第為標準的包辦婚姻；並以尖刻的諷刺揭露當時的僧侶，指出他們滿嘴仁義道德，暗地荒淫無度，誘奸民間妻女，敲詐人民錢財。卜迦丘從人文主義思想的角度來提出這些問題；在他看來，僧侶們的罪過不在於貪圖人世的歡樂，而在於他們的虛偽和不人道的教規。他肯定個人享樂的利己主義，把兩性愛看成是人性最高的表現。

《十日談》的故事大都取材於中世紀的民間傳說、拉丁故事集和東方寓言。在這裡作者突破了中世紀小說單純說故事的方式，企圖在描寫自然風貌、勾勒人物特徵、刻劃人物心理和塑造典型形象方面探索新的途徑。這對於以後歐洲小說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。



## 十日談

### 第一天 故事 第一

夏潑萊托在臨終的時候編造了一篇忏悔，把神父騙得深信不疑，雖然他生前無惡不作，死後却給人當做聖徒，被尊為“聖夏潑萊托”。

親愛的小姐們，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應當以偉大神聖的造物者的名字作為起始。既然我第一個開始讲故事，我就打算揀一件天主的奇蹟做題材，大家听了，對於永恆不變的我主，信心好更其堅定，而且將怀着更大的熱誠，永遠贊美他。

世間萬物，原都是匆促短暫、生死無常，而且還要忍受身心方面的種種困厄、苦惱，遭受無窮的災禍；我們人類寄迹在天地萬物中間、而且就是這萬物中間的一分子，實在柔弱無能，既無力抵禦外界的侵凌，也忍受不了重重磨折——幸亏大恩大德的天主把力量和智慧賜給了我們。

可是我們應該相信，這恩寵却並不是仗着我們自己的功德而得來的；別那麼想，要知道這是全凭了天主的慈悲和諸聖的祈禱！

那些聖徒們，當初也是凡人，跟我們沒有兩樣；但是他們在世時，一刻也忘不了主的意旨，因此如今在天上受祝福、得永生。我們在禱告中，不敢直接向那麼崇高的審判者訴述自己的私願；只得向聖徒們傾吐自己切身的要求，請他們代為上達天听——因為他們本着自身的經驗、也洞悉人性的弱點。

我們凡人的俗眼雖然無從窺測神旨的奧妙，但是確知天主

的慈悲是广大无边的。有时候，我們凡人受了欺蒙，竟会錯找那永远遭受放逐、再不能覲見圣座的人来传达祈禱；天主可是不受欺蒙的。虽然这样，天主还是鉴于祈禱者的真心誠意，寬容了他的愚昧，也不計較那被放逐者的深重罪孽，依旧垂听那錯把罪徒当作了天主座前的圣者的禱告。在我所要讲的这个故事中，这一层就表明得最清楚；我說“最清楚”，并不是就天主的判断而論，原是对我們人类而言的。

从前法国有个大商人，叫做繆夏托·法兰西茲<sup>①</sup>，他因为有錢有勢，所以做了朝廷上的爵士。那时候，法国国王<sup>②</sup>的弟弟查理奉了教皇龐尼法的召見，正要到土斯堪尼去，他被派做随从，一同前去。象通常的商人一样，临到要起程了，他发觉还有好多事务亟待料理，而行程仓促，来不及在頃刻之間就办妥，只得設法把一应大小事务交托了人；只是有一件极难处置的事不曾托付妥当，那就是說，他放給好多勃艮第人的債，还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去催收。他知道这班勃艮第人都潑辣得要命，不顾信用，又不讲道理；因此躊躇不决，一时倒很难想出一个精明的人，可以对付得了他們的霸道行为。

他考虑好久，才想起有一个身材矮小、衣飾华丽、时常在他巴黎的寓所里出入的人物。那人名叫夏貝萊洛·达·柏拉托。那些法国人不知道“夏貝萊洛”是“木桩”的訛音，只看到他衣飾入时，还道这字跟“夏貝洛”（花冠）是相同的，于是就把它变做了“夏潑萊托”（花冠的爱称），这样就“夏潑萊托”“夏潑萊托”地叫开了，他的真名倒反没人知道了。

說起这位先生，他的为人可真够你瞧呢。他干的是公証人

---

① 一个从佛罗倫薩移居法国的商人，頗得法王的寵愛，因而取得了买卖的專利权，成为巨富。——潘譯本原注

② 即美男子腓力（1268—1314）。底下所說的查理，历史上也确有其人。

这个行当，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就是編造假文书，如果他当真写下一份絕无弊端的契据，那反而教他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好在文契一由他經手，作伪做假的多，真实完整的少；更妙的是你并不要出多少錢去求他；他肯白給你一份假文书，他情愿奉送！給人发假誓，那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了，你求他也罢，不求他也罢，他总不肯錯過这机会。那时候，法国人民对于发誓是十二分看重的，不敢胡乱发誓；可是每逢法庭上要他出席作証、凭着他的信仰起誓时，他总是毫不在乎地发一个天大的假誓，所以每次他都靠这种无賴手段胜訴。

他还十分起勁地在亲友們中間挑撥是非，散布仇恨；乱子鬧得愈大，他就愈得意。逢到人家找他謀害人命、或是干其他的好差使时，他总是一口答应下来，从沒推辞过；遭他暗算因而送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。对于天主和諸圣，他一味褻瀆，哪怕是为了一点不相干的事情都可以暴跳如雷。他从沒踏进过教堂；提到圣礼圣餐，他总是使用着最难听的字眼，好象在讲着不值一提的东西似的。另一方面，酒店和下流的場所，却无时不有他的踪迹。他离不开女人，就象恶狗少不了一根棒子，再没有哪一个恶徒象他那样有伤风化、違反人道的了。他做起搶劫的勾当来心安理得，就象是修士向天主奉献牺牲一般。他好大吃大喝，把自己的身子都糟蹋坏了。他又是个出名的賭棍，專門做手脚、擲鉛骰子，去騙別人的錢。

可是我何必多嚙苏呢，从古以来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象他那样的坏蛋了。总之，有一个时期，他凭他的奸詐給繆夏托效劳，而繆夏托也仗着他的財势庇护着他，不止一次地把他从受害人的手里、从法律的掌握里救了出来。

現在繆夏托就想起了他来，夏潑萊托的历史全在他肚里，他认为要对付那些狡黠的勃艮第人就非他去不可。他差人去把他請了来，向他說道：

“夏潑萊托，你知道，我要出国去了，以后不知哪天才得回来，可是还有些债务没跟勃艮第人了结。这班人可真刁滑，我想要不是劳驾你走一遭，就再没哪个可以把我的钱收回来。再说，你眼前也是空闲着，要是你愿意去的话，我将来自会给你向朝廷讨一份护照，等你收账回来，便从账款里提出一笔相当的数目来给你做酬劳。”

夏潑萊托这时正没事可做，手头很紧，如果向来照应他、庇护他的朋友一走，那情景越发困难了，所以他毫不考虑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两人谈妥之后，夏托就启程了。

夏潑萊托带着委托证明书和皇家的护照，也来到了勃艮第。那里的人谁都认不得他；而他居然一反向来的本性，用温和公平的态度来催收账款，行动检点、尽他本份的职务，好象有多少邪恶的手段他都要藏起来，准备到最后才一下子使用出来。

他寄居在两个放高利贷的佛罗伦萨人家里。他们是兄弟俩，看夏潑萊托是夏托派来的人，着实优待他。不想他们在他们家里病倒了。他们随即给他把医生请了来，还打发僕役侍候他，凡能尽力的地方都尽力做到。

可是一切都不见功效。他年纪老了，从前的生活过得又荒唐，眼看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；到最后，医生回说没救了，弄得那兄弟两个十分焦急。有一天，他们在紧贴着病室的一间房里商量起来了。一个向另一个说道：

“我们怎样打发这个病人呢？这件事可不好办哪，要说把病人撵出屋子吧，情理上讲不通，一定要受人指责。大家看见我们把他招留进来，后来又忙着替他请医、派人服侍他，现在临到人快要死了，断不会再做出什么得罪我们的事来，却忽然看见我们把他撵了出去：这怎么成呢？再反过来讲，他平生是一个邪恶的人，断不肯忏悔认罪、接受教会的圣礼；一旦死了，教堂一定不肯收容他的尸体，他岂不是要象死狗一般给扔在沟里吗？就算他

认罪吧，他的罪案这样多，罪孽又这样重，不管神父或是修士，没有一个肯赦他的罪，或是能够给他赦罪的。要是他得不到赦免，那还不是给扔到了沟里去？若是闹出了这样的事，那当地的人们平时就恨我们操着这行当，每天骂我们是不义之徒，就会抓住这机会一窝蜂冲进我们的屋子来抢劫钱财，一边高喊道：

“‘这班隆巴地<sup>①</sup>狗子们，连教堂都不肯收容他们，快给我们滚吧！’

“他们这样冲了进来，不但抢劫我们的财货，说不定还要我们的命。所以说来去，一旦那个人死了下来，我们可受累了。”

方才说过，夏泼莱托只跟他们隔着一层板壁，病人的听觉又往往格外敏锐，所以他们所说的话给他听了去。他把那兄弟俩请到了自己的房中来，这样向他们说道：

“请你们不必担心或是顾虑我会连累你们。方才你们在隔壁房内所说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；要是事情真是照你们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下去，那么当然会落到这样的结果。可是我有办法把这局面转变过来。我一生违背着天主行事，不知犯了多少罪孽，要是在临死之前，再犯一次，那也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了。快去请一个最虔诚、最有德行的神父来——假使天下真有这样一种人。其余的你们全不用管，我自有的办法把事情弄得面面俱到，叫你们感到满意。”

这兄弟俩虽然不曾抱着多大希望，但仍然赶到了修道院里去，说是家里有一个隆巴地人快断气了，要请一个圣洁而有学问的神父来行忏悔礼。修道院便派了一个十分圣洁、极有学问、精通《圣经》、为全城所敬重的神父跟他们同去。

神父走进病房，在床边坐下，先温和地说了几句安慰病人的话，接着就问他跟最后一次忏悔已隔开多少时候。夏泼莱托

---

① 隆巴地，意大利北部的地区，那里的人以善于理财著名。

一生一世沒忏悔过，却回答道：

“圣父，我向来每星期忏悔一次，有时还不止一次呢。可是說真的，自从得病以后，一連八天还不曾忏悔过，我就給病魔害得这么苦！”

神父就說：“孩子，你这样做很好，人們应当照这样做才对。既然你經常认罪，也就无須我多听多問了。”

病人說道：“神父，不要那么說，不管我忏悔了多少次，我还是时时渴望把我所記得的一生罪恶、从我落地起直到此刻做着忏悔为止，原原本本吐露出来。所以，好神父，請你把我当作从来沒有认过罪一般，詳詳細細地考問我吧，不要看我躺在病床上就寬容了我。我宁可牺牲自己肉体的舒适，也不愿我的救主用他那寶貴的鮮血贖回来的灵魂沉淪在罪渊中。”

神父听了他的話，大为高兴，认为这就是心地純洁的証明，着实称道他的虔誠。于是就詢問他可曾跟妇女犯了奸淫罪。夏潑萊托叹着气回答道：

“神父，关于这种事，我不好意思向你說真話，怕的是我会犯自負罪。”

神父就說道：“尽管說好了，只要你說的是真話，那么不管是在忏悔、还是在旁的場合，你决不会犯罪的。”

“既然你这样說，”夏潑萊托答道，“我就照實說了，我还是一  
个童身呢，就象我初出娘胎时那样清白！”

“啊，愿天主賜福給你！”神父嚷道，“这是难得的品德啊，你自动发愿，保守清白，功德远胜过我們和其余受着戒律束縛的人。”

神父接着又問，他可曾冒着天主的不悅，犯了貪嘴罪。

夏潑萊托連声叹着气說：犯过，这种罪他也不知犯了多少次。除了象旁的信徒那样年年遵守着四旬斋<sup>①</sup>的禁食外，他还每星期至少斋戒三天，只吃些面包和清水；可是他喝起水来——

尤其是当他祈禱累了，或是在朝聖的路程中走累的時候——却放量大喝，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呢，就跟酒徒在喝酒時一模一樣。還有，他好多次真想尝尝婦女們上城去所拌的那種普通的生菜；有時候，吃东西會引起他的快感，那對於象他那樣修心齋戒的人實在是不應該的。

“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道，“這些過失也是人情之常，算不上什麼的，你也不必過於責備自己的良心。每個人都是這樣，不管多麼虔誠，在長期齋戒之後進食，在疲乏的當兒喝水，精神也會為之一爽的。”

“啊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別拿這些話來安慰我吧，你知道我並非不明白，凡是跟侍奉天主有關的事，都要真心誠意、毫無怨尤地做去，否則就是犯了罪。”

神父听了大为高兴，就回他道：“你有这一片心，我非常高兴，我也不禁要赞美你那纯洁善良的心地。可是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犯过贪婪罪呢？譬如追求不义之财，或是占有了你名分以外的财物。”

“神父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請不要看我住在高利貸者的家里，就懷疑我，我和他們是沒有瓜葛的。不，我來這裡本是為了想勸告他們、要他們洗心改過、從此不干那重利盤剝的勾當；我相信我原可能做到的，要不是天主來把我召去。你還要知道，我的父親是很有錢的，他老人家故世的時候，遺給我一大筆財產；這筆財產，我一大半倒是拿來施舍給別人。我為了維持自己的生計，也為了可以周濟貧苦，做了一點小本生意，想博取一些利潤；可我總是把賺來的錢均分為二，一半留給自己需用，一半送給了勞苦無告、信奉天主的人們。蒙天主的恩典，我干得很順利，業務逐漸地興旺起來。”

---

① 四旬齋，復活節前四十日內的齋戒，紀念當初基督在荒野里禁食的事跡。

“你这样做好极了，”神父說，“不过你是不是常常容易动怒呢？”

“喔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我只能告訴你，那是常有的事！誰能看着人們整天为非作歹，全不把天主的戒律和最后的审判放在心里，而耐得住一腔怒火呢？我一天里有好几次宁可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也不愿活着眼看青年人追逐虛荣、咒天罵地、发假誓，在酒店里进进出出，却从不跨进教堂一步，他們只知道朝着世俗的险路走，不知道追随天主的光明大道。”

“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，“这是正义的愤怒，我不能要你把这事当作罪惡忏悔。不过你有没有逞着一时之忿，杀人、伤人、污蔑了人、或是委屈了人呢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”病人回答道，“看你是个天主的弟子，怎么也会讲出这等的話来呢？象你所說的种种罪惡，別說当真做了出来，就是存着些微想头吧，你难道以为天主还能这样一直容忍着我嗎？这些都是盜賊惡汉的行徑呀，我一見了这些人，沒有哪一次不是对他們說：‘去吧，愿天主来感化你們！’”

“愿天主降福于你！”神父說，“可是告訴我，我的孩子，你有没有做过假見証来陷害人，有没有詆毀过他人？旁人的东西你有没有侵占过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当真的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我当真毀謗过人；我从前有一个邻居，往往平白无故地毆打他的妻子，我看不过了，有一次就去告訴她的娘家，說他怎样怎样不好——我真是替那个不幸的妇人难过，他喝醉了酒打起女人来，天知道有多么狠毒。”

于是神父又問：“你說过你是个商人，那么你有没有象一般商人一样使用过欺騙的手段？”

“啊，神父，当真有过这么一回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可是我无从知道那吃亏的人是誰了。他除了我的布去，后来还錢的时候我當場沒数，就扔进了錢箱；隔了一个月，我拿出来一数，发觉多了



四文錢。我就把这錢另外放开，好归还原主，可是等了他一年还不見他来，我才把这四文錢舍給了穷人。”

“这是件小事，”神父說，“你处理得也很妥当。”

于是他再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問題，夏潑萊托又象方才那样一一作了回答。最后，神父正想替他行赦罪礼的时候，他大声嚷道：

“神父，我还有一件罪恶不曾向你忏悔呢。”

神父忙問他是什么事，他就說：“我記得有一个礼拜六做过午禱之后，我叫女僕打扫屋子，我應該尊重我主的‘圣安息日’<sup>①</sup>，而我却没有遵守！”

“喔，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，“那也是一件小事啊。”

“不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你別那么讲：这是一件小事，圣安息日是我主复活的节日，应当受到多大的崇敬啊。”

神父又問道：“那么还有别的罪过沒有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回答道，“有一次，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，竟在天主的教堂里随口吐了口水。”

那神父微笑說道：“这种事你不必放在心里，我的孩子；我們做修士的也天天在那里吐口水呢。”

“那你們就大大地不應該了，”他回答道，“旁的一切还在其次，天主的圣殿却是献祭的場所，理应保持得十分洁淨才是呀。”

总之，他还說了許多諸如此类的事；后来他却开始呻吟起来，末了又索性放声大哭了——只要他高兴，他是能够把悲伤絕望的神情摹仿得維妙維肖的。神父慌忙問道：“孩子，为什么这样痛苦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回答說：“我还有件罪恶一直隐瞒着沒說出来哪，我没有勇气說，因为我慚愧极了，我只要一想起这回

① 圣安息日，复活祭前的礼拜六。